



日照东夷小镇

□焦红军

抵日照，主人邀请我们去东夷小镇一游。日照打造的东夷小镇是旅游文化性质的，我们观看了东夷小镇非遗文化展、名家书画展、日照剪纸现场表演，这个小镇打造得并不简单，正显现出日照人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一路迅跑的身姿。

关于东夷，《说文通训定声》中说：“夷乃东方之人也，夷字可以拆解为‘一’‘人’‘弓’，故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夷有九夷之说，分为犬夷、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居住在海边的就是嵎夷。

传说中4000多年前帝尧继位后，面对全国农耕生产时间不统一，没有统一历法造成的疆域农业生产号令混乱的情况，做出了一个伟大决定，发出了让羲氏与和氏恭敬地迎接日出，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敬慎地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的旨令。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记载的“羲仲宾日”的故事：“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也就是说，羲仲从山西的临汾出发一路东行，与他一同出发的还有羲和两大氏族。羲叔去了南方，和仲、和叔被派往西方的昧谷和北方的幽都。被派往东方的羲仲任务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东为八方之首，是确定四季的开始。羲仲一路东行，经过数月的穿行，经受了毒虫猛兽的轮番袭击，穿过鲁地，跋涉沂水，途中经过了禹的家乡琅琊，拜会了东夷琅琊部落，又翻越浮来山，终于东行到达海边的天台山，一个名曰旸谷（即汤谷，本文统一称旸谷）的地方。在旸谷的一湾泉水旁，饥渴的羲仲不知不觉昏昏沉沉地睡去。也不知过去了多久，耳边有“女娃、女娃”的鸟叫声传来，身上有温暖的阳光照射，羲仲睁开双眼，迎接这第一缕来自东方的日光。两个身背弓箭的夷人走出了山谷密林，将他背到了山谷的茅屋之中。原来这就是世代居住在海边，以一人以弓，打仗勇猛，捕鱼打猎为擅长的东夷中的嵎夷。

羲仲向嵎夷的首领叙说了自己此次前来所肩负的帝尧吩咐的使命。旸谷是一方宝地，这里野鹿成群，植物丰富，阳光璀璨，视野开阔，更主要的是，旸谷背风，面向大海。在当地东夷部落的帮助下，羲仲在旸谷住将下来，他就地取材，以砍伐天台山上的赤松做丈量工具，在旸谷的一片空旷开阔的平地上，打下一根根柱桩，每天站在旸谷的最高处，以恭敬的礼仪，迎来一天最早的太阳东升，通过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和丈量日影的长短，观察记录一天中太阳的起落变化，同时记录不同时节的植物发芽、开花、结果的时间，野鹿、野兔等动物在炎热和寒冷的结对交配情况，以及当地东夷人的生活和劳作规律。当太阳西下，月亮升起时，羲仲又站在旸谷，观察昼夜的交替和天象的变化，记录下阳光充沛与黑夜等不同天象对大地上树木花草的影响。

羲仲通过日积月累的测量分析，终于发现：每当南方的鸟星现于天空正南，白昼和黑夜时间的长度刚好相等，而在辽阔的大地上，杨柳青青、莺飞草长、小麦拔节、油菜花香，鸟兽开始进入发情繁育的季节，东夷部落也结束了一年的猫冬，走出茅棚，开始进入到田野劳作。当羲仲非常认真仔细地记录并推演这一变化，他猛地愣住了，这不正是他经年以来

要寻找的春天物候的分野吗？他把这一天称为“仲春”。《书·尧典》记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分”。春分的确定，标志着中国农业文明的真正萌芽。

日照是久负盛名的初光之城，也是我心中的向往之城。2020年，我第一次来到日照这座新兴的海洋之城，我也是为了试着解开萦绕在心底的疑问而来的，这就是“羲仲宾日”真正发生地到底在哪里？

在历史学界，关于“羲仲宾日”的发生地争议很多，最可能发生的，我认为还是“日照地源说”推断比较合乎常理，因而可能更为确切。这是因为，一是日照地源说的考古遗址、历史发源源流证据充分、脉络清晰。天台山之名来自《山海经》：“大荒之中有山曰天台（高）山，海水入焉。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天台山背负着悠久的东夷文化、登山项可观黄海日出，背山面海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为天然绝佳的观日地；洪荒时代日照东夷先民对太阳文化的崇拜，天台山远古时期太阳神祭坛文化遗址的发现，来自东方第一缕阳光的普照。在这片东夷古国的土地上，曾经居住过一个著名的氏族部落——羲和部落以及东夷先民中的嵎夷长期在日照生活留有的足迹；而旸谷本意是指旭日初升……这一切都以充分有力的人文历史和考古事实证明了：日照与羲仲东行宾日的目的地指向十分明确，二者联系紧密相关。

二是从尧帝时在全国的可控疆域范围以及羲仲东行的测量范围、生活物资补给、测量工作环境的稳定性因素等方面推测，日照是羲仲宾日的最佳出使地和测量地。按现代的公路距离计算，从古时的尧都（临汾）到现在的日照，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羲仲从山西尧都出发，一路向东到日照的海滨，日照都是绕不过去的不二之选。

三是作为尧帝的开创性奠基工作，羲仲完成此次测量节气的时间很紧，要完成春夏秋冬全节气的测量观测，最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加上来回路途所耗费的时间，也在半年以上，所以，羲仲完成此项任务的时间耗费最少在两年，而这已是尧帝颁布完成此项任务的时间下限。据此推断，日照既是羲仲东行宾日、完成测量任务的最大出使距离和目的地，也是一个时间任务因素上的最佳选择。

另据史记记载：上古时淮水、沂水泛滥成灾，东夷成为泽国。尧帝令鲧治理淮、沂。同一时空之下，由于地壳运动和地球表面的海退现象，胶东半岛海水尚未全部退尽，海拔低的地方还为海水所环绕，吃喝住行都很艰难，要进行这样的测量，在没有衣食保障，更没有舟船之利的情况下，羲仲仅仅依靠自己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完成测量任务。从四千年前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后续支持可达范围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理论上说羲仲宾日，只要能够达到尧帝所管辖的疆域——日照海边嵎夷居住地即可。而羲仲宾日的“连云港地源说”，与《尚书·尧典》中“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的记载，实为相隔十万八千里了。从以上分析来看，日照是羲仲宾日的最佳目的地和测量地。

日照之旅，每天都是在新奇和奔波中度过的，莒是东夷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莒城是周代莒国的国都，也是两汉时期城阳国的首府。而这不正是四千多年前，羲仲去海边嵎夷所在地测量的最好佐证吗？历史的走向总是在一些关键的相似处理下伏笔。

【故地往事】

从“书院”到“学校”

## 文脉传承200余年的平原师范

□宫玉河

德州平原县城的琵琶湾公园西侧，有个古色古香、巍峨壮观的龙门楼，在这条路的中段路北，是存续已达90多年的平原师范。

平原师范大门西侧是“山东省平原师范学校”的竖型木牌，东侧有两块木牌，一是“德州学院平原师范专科学部”，一是“平原县第一中学实验初中班”。显然，现今人们口里的“平原师范”已经是一个联合办学机构。来去匆匆的行人甚至在校读书的莘莘学子，很少有人知道，这所存续90多年的学校，竟然跟科举时代一位当地名人、清代解元张予定有关。

张予定（1741年—1801年），字汝安，号云樵。先世居济南府历城县王舍人庄，明初先祖张善者迁居平原。传八世，到了张国柱，万历庚戌（1610年）进士，官川陕两省布政使，是为张予定高祖；张完臣，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官国子监助教，是为张予定曾祖；张拭，康熙乙卯（1675年）举人，内阁撰文中书，是为张予定祖；张方佳，雍正己酉（1729年）拔贡，湖南城步县知县，是为张予定父亲。

“张予定髫年，骨秀神清，举止不凡。”8岁入私塾读书，16岁考中秀才。其间，被在朝廷任高官的德州籍太史公宋弼相中，将为乾隆皇帝首次南巡献诗的小女儿宋素梅许配给他。乾隆三十年（1765年），张予定考取拔贡，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参加山东乡试，成绩第一，习称“解元”。可惜的是，张予定考中解元后，连续三次参加礼部会试，均未能通过进士考试，最后不得不通过大挑的途径出仕做官。

张予定历任河南西华、尉氏、宁陵、温县等四个县的知县。他为政爱民，但不满官场的尔虞我诈，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毅然离开官场。就是这样一位政声颇佳的封建社会地方官，回到故里后竭尽全力造福乡梓。其中就有以“百年树人”为理念、联合县内乡绅共同捐资兴建的平原县景颜书院。



书院有别于官学的教育系统，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民国四年（1915年）《山东通志》记载：“平原景颜书院，嘉庆二年邑人张予定、赵其容、董芸、萧谦等捐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续修平原县志》记载：“旧志载，闲道书院久废。嗣于嘉庆初年，经邑人、温县知县张予定、贡生赵其容、举人董芸、监生萧谦、生员黄学敏创修景颜书院。以城中有颜鲁公祠，故名。”当

时，经过商议，纯粹是私人捐款建立书院。捐京钱万余缗（min，穿铜钱用的绳子；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除了买屋加修等项开支，余钱五千缗分存当行生息以备公费。同时“立有规条勒石”，订立教育管理制度。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公费”也加入进来。“至十一年（1806年），知县裴廷桂捐赠经费，始置田亩，同知初，知县张廷扬增置田若干亩，辟地址，添筑号舍。民国十三年（1808年）蓝令沂华继任，增修讲堂考舍，建列东西文场，费几万缗。”从而“扃门试士，历年有所”。书院模式一直持续到清光绪年间。庚子后新政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

景颜书院原置有官亩地六顷十一亩八分七厘七毫，年收租金作为书院经费。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旧址开办高等小学堂。民国四年（1915年）县知事洪寿昌就院东空地建筑大教室6间，寝室15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内设初级中学，规模宏阔。

1931年3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征求平原县政府同意后，决定在平原县设立一所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厅长何思源指派邹平人王冠辰前来筹建，同时任命王为首任校长。经过实地考察，王冠辰和县政府商定把乡师设在城东南县立中学位置，县立中学则迁移到西门内路北（现平原一中前身）。随即对校舍进行整理修葺，购置教学设备，聘任教职员，几个月后，筹备就绪，同年9月招生开学。正式校名为“山东省立第五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并确定6月6日为建校纪念日。

《续修平原县志》是1935年—1936年间修成的，距离“山东省立第五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建校没几年的时间，当时的各种意见分歧尚未冷却。《续修平原县志》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撰写者大发个人观点：“十九年（1930年），教育局长崔汝舟等以少数私意竟举百余年来官绅竭力经营之文化要区，委诸省立之乡村师范，致本县教育无发展希望，殊为遗憾！”

如果从景颜书院后来的发展看，不断有知县捐助，或捐助钱款，或增建堂舍，或增加土地，逐渐办成了“公私合营”的办学机构。而且后来成立的高等小学堂（1898年）和县立中学（1926年），毋庸置疑地完成了从“公私合营”到“公立”的华丽转身。其间虽然经历了多次的内忧外患的波折，但仍然取得骄人成就。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